弘道錄/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九　仁　朋友之仁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九

仁

朋友之仁

《通書》：周子曰：道高德厚，教化無窮，實與天地。參而四時同，其惟孔子乎。道高如天者，陽也。德厚如地者，陰也。教化無窮如四時者，五行也。孔子其太極乎。

錄曰：此萬世賓師之分，與堯舜同其尊榮。故宰我曰：夫子賢於堯舜。子貢曰：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，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。果有說乎。夫《易》更三聖圖，始濂漢發先天後天之蘊奧者，孔子也。發孔子太極之蘊奧者，周子也。是故太極之未判也，混於不識不知之中，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。而其已判也，立乎形氣未具之先，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，實造化之樞紐，品彙之根抵也。孔子何以為太極乎。方其未發也，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，無所不有。及其已發也，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，無乎不宜，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崇鑰也。就其光輝發越而言，天以陽生萬物，其道顯矣；而聖人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何有所窮盡乎。自其靜深有本而言，地以陰成萬物，其德微矣；而聖人肫肫，

其仁淵淵，其淵何有所止極乎。四時行焉者，春夏秋冬也。于以四教者，文行忠信也。其所以因村而篤，物各付物，五行之生各一，其性也。是故合而言之，全具乎夫子之身，萬物統體，一太極也。分而言之，曲成於物物之由，一物各具，一太極也。而所以賢於堯舜者，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。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，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。言雖殊而理合轍，三子者一而已矣。

顏淵問仁，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曰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錄曰：此孔門言仁之始，所謂徹上徹下故也。夫天下歸仁，堯舜之事業也。無一人不得其所，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，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。克己復禮者，聖賢之全功也。無一念不合于天，無一事不中乎禮，所謂卷之則退藏于密也。此仁道之極致，心學之淵微，人所不知而已。獨知之人所不能而己獨能之，何有待於外哉。夫子之告顏淵，無復有餘蘊矣。苟使好高者遑遑於四靈九有，卑近者規規於未純未盡。哲哉，顏氏之子乎，而能請問其目焉。夫允恭者，堯；允塞者，舜。克其類，自視聽言動始也。故先明四目，達四聰，而後能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言而世為天下法，行而世為天下則。夫子之答，有自來矣。不徒問仁而鈴請其目，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，顏氏之子其以上聖為己任乎。不然何以曰：舜，何人也；予，何人也。有為者亦若是。

子曰：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曰月至焉而已矣。

錄曰：愚觀孔門勸勵之實，萬世敦篤之誨。今去聖人千八百年，猶可以自最也。夫三月不違者，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而不由也；日月至焉者，亦非今曰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。蓋以顏子之深潛純粹，終日不違，既竭吾才，卓爾所立，至於三月之久，純乎天理之全，如之何，其可及也。其餘或穎悟幾于顏子，而擇善未精，德行同於一科，而美大未至；或一曰之間，清明純粹，天聖昭融；或一月之問，不遠而復，無所祇悔。雖未能中心安仁，次非君子而不仁者矣。此聖人之深意，非有所貶損於其問也。

子曰：賢哉，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，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。

錄曰：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。夫草食非旦夕之移，陋巷匪一時之事。人維不堪其憂，

故不能久而安焉。回也，天理昭融，私欲靜盡，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，見大心泰而無不足。故曰：不改其樂也。此與未若貧而樂之樂字同意，善學者合而觀之可也。

子曰：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

錄曰：此孔顏之分別，未達一問者也。夫所謂不改其樂，有時或未然矣。樂亦在其中，則混然天理不可為窮盡，不可為方體，其實無太相懸也。

孔子曰：自吾有回，門人曰益親。

錄曰：所謂曰益親者，非相觀而善，相率景從之謂也。蓋語之不惰，則罄咳不為費辭；無所不悅，則切憶不為虛語。吾見其進，未見其止，安得不為之。暢然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安得不為之豫悅。所謂不亦樂乎者，如此。此循循善誘，不得不為之曲盡，而視予猶父，亦有所不能目己者矣。豈不日益親乎。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。曰：有慟乎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。

錄曰：顏淵死，天不愛道也。魯西狩獲麟，地不愛寶也。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。

顏淵死、子曰：噫。天喪予。天喪予。

錄曰：聖人之身，斯道之所係也。道在不言身，身在不言道。今道無傳，是已無予也。然則，聖人亦豈遽然自謂萬世叉尊從之哉。天喪予者，愛道之至也。萬世尊崇者，慕道之真也。道在於萬世，聖人猶不死也。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，師友關仁之切，以為五倫之末蓋不究乎此也。

曾子曰：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

錄曰：此可見曾子之確也。夫請事斯語，優為之者也。仁以為己任，固執之者也，上智之資。故曰：明睿學智之資。故曰：弘毅其致一而已矣。

仲兮問仁，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

在家無怨。仲兮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

錄曰：夫子常稱雍也，可使南面。故告以出門使民，皆南面之事也。今因此言以想仲兮之形容，尚可見其為人之楷範，況親炙其寬洪簡重之度者乎。聖門若回，若雍，皆居德行之科者，以此言始聞而心解，力可到而踐行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。

或曰：雍也，仁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

錄曰：夫仁者，佞之反。佞者，仁之病。以雍之敬，以持己恕，以及物內外，以無怨矣。故或人之言如此，蓋當時之人亦知仁是好事。若兼有口才，便不可及，非是惜之也。又世俗以佞為才，而不知其不可。若如有德者爻有言，則非佞矣。故夫子再言焉用佞，以深曉或人，其曰不知其仁。即如孟武伯問由求所對之語，亦非不許其仁也。讀者其致思焉。

司馬牛問仁，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訒。其言也訒，斯謂之仁矣乎。曰：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訒乎。

錄曰：牛之再問，非無為也。彼方見顏冉所告，皆切己敦篤之論。而己之所告，乃言語辭氣之間，然不知非禮勿言，克復之條目為仁之切要乎。非但為多言而躁，故發此也。苟能謹於言而不放，以達於耳目，周身之間念念不已，克己復禮端在是矣。惜乎，不聞請事之言，不達為難之旨，徒以多憂多懼，未知為仁由已。此顏冉之學所以為難也歟。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。

錄曰：此於學者最為切近。蓋未能如見大賓，叉先自處以恭；未能如承大祭，叉先執事以敬；未能不欲勿施，叉先與人以忠。而夷狄者，深言之也。以遲之粗鄙於門牆，或可勉，於夷狄不可勉也。此夫子深箴其病，與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者異矣。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仁者，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

錄曰：愚觀孔門問仁之屢者，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，何也。蓋聖門之學，無所為

而為之也。聞謀道，不謀食矣；未聞請學稼也，聞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。未聞請學為圃也，以親游聖門，猶尚如此。而漢儒董子迺能知正誼不謀利，明道不計功，然則可以尋常視之歟。學者詳之。

遲問仁，子曰：愛人。．問知，子曰：知人，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，見子夏，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，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謂也。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．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

錄曰：愚觀子夏之言，非但發夫子所未發，千古之下真不能違也。夫有天下者，所以叉於舉直錯枉，何哉。蓋是非邪正，每每相反。邪者進，則正者變而為邪；正者進，則邪者化而為正，其幾不容髮也。唐有天下，舉魏徵，而隋俗盡革；宋有天下，舉司馬光，而熙豐頓改。及其後也，用一林甫而立仗斥遠，用一章惇而狎小充廷。夫子之言，其傷魯之無錯乎。不然，何倦倦復以告哀公也。但其旨意宏深而不露，含畜而不盡。而門牆之英交相論難，卒以發明。厥後，商也曰益，遲也無聞。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次，進與不進之幾歟。

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。可謂仁乎。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。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

錄曰：子貢之質，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，從事高遠也。曾子之資，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繞者，能近取譬也。當時問者多矣。舉其事，設其詞，似於中有所得也，而不知文可博，施不可博；愛可汎，仁不可汎。子貢之學，蓋有得於博而無及於約，宜乎泛而不切也。夫欲立者，卓爾之謂也；欲達者，躍如之謂也。二者，皆所以約之於禮也。以是為防，後世猶有博愛言仁者。然則非原道之失也，因文見道之失也。因

文見道，謂之不能約禮也。亦宜。

子貢問為仁。子曰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

錄曰：賜於是時，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。故又問為仁。若所謂請事語也。夫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非率爾之謂也。有大夫之賢，誘掖奬勸之於其上；有士之仁，

薰陶漸染之於其下；則不覺卓然而立，豁然而達矣。不然獨立無助焉。能率人孤陋寡聞，何以表物。此，余小子今曰之深懼，求其事與友而不得者也。

孟武伯問：子路，仁乎。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求也，何如。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赤也，何如。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

錄曰：武伯，懿子之子，魯大夫之從政者也。其所謂仁，又已有所見，如博施苟難之類。當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、赤仕於其家，觀其氣相，皆足與有為。故以仁為問，亦知夫子之門以仁為首稱也。夫子據實而言，可使治賦，可使為宰，可使儐相，而不可謂仁。蓋仁者，本心之全德，聖門不易言也。才者三家之所需，諸子不易得也。既不損三子之真，亦不輕為仁之體。聖人之問對，端可為萬世法哉。

子路曰：願車、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

錄曰：子路之衣敝縕袍與車馬輕裘，有以異乎。曰：無以異也。彼之不恥者，迺克己之志。此之無憾者。為弘物之仁。人鈴先存不恥之志，而後能措無憾之心。故夫揚揚過閒里，有識者之所共鄙；而楚楚若蚌蟒，有志者之所不為，曾足為由也多乎。此，其所以敝之而無憾也。

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。抑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：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錄曰：此仁字，是渾然全體，乃天道之本然也。與平曰門人問答，一言一事者不同。夫子不敢當，亦是不自滿之意。非但因人之稱，亦非特謙己之詞也。為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股股乎純，亦不已之天矣。若遽以為己聖與仁，不惟滋學者之惑。其實一息尚存，此志不容少懈。此惟全體不息者能之，豈門人弟子之所可學哉。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為仁矣。請問之。曰：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

錄曰：張之請問，非淵之請目也。故以所不足而言。夫恭與泰反，寬與虐反，信與違反，敏與怠反，惠與賊反。以張之務外好高，未叉不以堂堂為恭，以無拒為寬，以色

取為信，以卒遽為敏，以慢令為惠，則五者之效茫茫然矣。此造就之深意，因病之良藥，與他章五美四惡同是

一意也。

曾子曰：堂堂乎，張也。難與並為仁矣。子游曰：吾友張也，為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

錄曰：聖門之教，以求仁為的；而七十子之所學，鈴以仁道為歸。以曾子之吾曰三省，與子游之學道愛人，其視子張不啻陪展之相去矣。若以後世交友觀之，不非毀則仗剋，孰肯箴其病而藥之哉。此可見以友輔仁之實，不虛美，不隱惡，責其所難，救其所失。其為道至重，而為人至親。故終焉。

《西漢書》：董仲舒少修，奮志勤學。下帷講誦，弟子傳道者以久次相授業，或莫見其面。蓋三年不窺園。其精如此，進退容止，非禮不行。學士皆師尊之。

景帝時為博士，後為江都相，事易正王，帝兄素驕好勇。仲舒以誼匡正，王敬重焉。久之；王問：粵王勾踐與大夫泄浦種蠡謀，伐吳滅之，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。何如。仲舒對曰：昔者，魯君問柳下惠：吾欲伐齊，何如。下惠曰：不可。歸而有憂色，曰：吾聞伐國不問仁人。此言何為至於此哉。徒見問耳，且猶羞之。況設詐以伐吳摩縣，此言之奧本無一仁。夫仁人者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門，五尺之童羞稱五伯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。

錄曰：先儒謂仲舒有儒者氣象。愚竊謂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何也。樊遲，聖門高第，尚麓鄙近利。夫子告以先難後獲，終未能達。如伸舒三策《明君》、《兩相》、《驕主》，難不如獲，未嘗有慍見之色。設以賈誼比之，便見有海吝之意。此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討其功，非無當之虛言，乃踐履之實事，管晏羞與為伍矣。其下帷講讀，庶幾時習之悅，學士師尊，無忝朋來之樂。然則豈非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乎。雖坐杏牆之側，與諸子並驅亦無愧矣。

《束漢書》：黃憲年十四，荀叔遇於逆旅，煉然異之，揖與語，移曰不能去。謂憲曰：子，吾之師表也。既而至袁閎所，曰：子國有顏子，盍識之乎。閎曰：見吾叔度邪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，而見憲未嘗不正容，及歸罔然若有失也。其母問曰：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：良不見叔度，自以為不及。現稅其人，則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。因難得而測

矣。

陳蕃、周舉常相謂曰：時月之問不見黃生，則鄙吝之萌很存乎心。郭林宗少游汝南，先過袁閎不宿而退，進往從憲，累曰方還。或以問林宗。林宗曰：奉高之器，譬諸汎濫，雖清而易抱。叔度汪汪若千頃波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憲初舉孝廉，又辟公府。友人勸其仕，憲亦不拒之，暫到京師而還，竟無所就。天下號曰：徵君。

錄曰：范□論曰：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問，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。深遠去毗吝，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。余曾祖穆侯以為憲績然，其處順淵乎。其似道淺深莫臻，其分清濁未議，其方若及於孔門，其殆庶媽。此，愚於東京之士獨於憲之乎。取之也。

弘道錄卷之九竟